

肯納新世界

從小我常被誇獎有語文天份，是國語競賽、徵文比賽的常勝軍，所從事的工作也一直和文字有關。當孩子被診斷出是有語言、認知等多重障礙的肯納兒後，有一段時間我常茫然望著他有眼不能視、有耳不能聽、有口不能言的俊秀臉龐，無法理解他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唯一能確定的，是我向來自詡的溝通利器在他面前毫無用武之地，只能全然卸甲。

三年前我和許多慢飛天使的家長一樣，毅然離開職場陪伴孩子成長，愛孩子的心促使我們無悔地付出。這些年生命彷彿經過重新洗牌，家庭歷經各種挑戰：夫妻、親子關係的修補與重塑，教養策略的調整、試驗及有效性確認等。「流淚撒種的，必歡呼收割」這個信念支撐著我一路走過來，這學期孩子通過鑑定安置在公幼接受融合教育，除了每週一下午放學後要去醫院上語言、心理、物理、職能等療育復健課，現在他不僅上全天課，也參加課後留園和同齡小孩一起學習。雖然目前主動參與的社會性行為並不多，但由他願意聽從老師的指令動作、能夠和同學一起作息、每天笑咪咪自動走進教室做該做的事等細微處觀察，我知道他已經邁入嶄新的人生階段。

如果將人生的挑戰比做戰役，最近的主戰場就在孩子的學校。

剛開學適應新環境期間，孩子常有不安於座、生氣尖叫、推拉同學、甚至上演失蹤記等，令老師疲於奔命的「驚異」舉動，因此老師經常滿面愁容地向我回報慘烈「戰況」。我以同理心體會老師沒有特教背景，不知所措的困惑及挫折感一如我當年，我也是經過學習才能理解孩子有聽覺敏感問題，對某些特定聲音如哭聲，會因為無法忍受而出現掩住哭泣者口唇的突兀動作，這時必須立刻導入合宜的社會性行為如安慰、請對方別哭等示範教導，光處罰他外顯的粗暴行為是毫無幫助的。

我以傾聽、開放、尊重的態度讓老師知道我們是彼此的助力，絕不是阻力，在善意友好的溝通氛圍裡，老師很快能了解、接受孩子的特質，等親師體認彼此是並肩作戰的戰友關係後，再加上特教資源中心專業帶領的有效介入，研究、擬定最佳「作戰方針」，幫助孩子盡快

適應學校生活，自然成為親師共同奮鬥的目標。

當有不認同老師的管教模式時，我會忍耐不「越俎代庖」，先真誠感謝老師的辛勞付出，再提出積極建議代替批評、不捨或感傷，全力杜絕不當言語或負面情緒導致「內耗」影響「戰局」。現在我們每針對孩子一個問題行為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法時，就像一起打贏一場美好的勝仗般，忍不住想要快點和對方分享喜悅的心情。

這一切都是學習來的，生命的答案就在一本書裡。

過去雄辯滔滔、咄咄逼人的我，在接受基督信仰的洗禮後，成為新造的人。當我靠著神的恩典重新站立、脫去舊有論斷思維的外衣、以全新眼光看待神所創造的每個寶貴生命時，我慢慢領會這個孩子是上帝化妝的祝福。你我都是天父用愛親手栽種的花朵，有各自奇妙可愛的風采，當我願意將孩子和自己的一生交托在神手中，照護身心障礙兒的責任不再是重擔。

神叮囑「不要為明天憂慮」的話語深植我心，神命令「愛人如己」的旨意啟迪我靈——我學習遵行聖經上每個正向教導，願意順從神所設立的秩序、盡力和家庭及社會層面的權柄者在和睦中相互配合，做任何決定前先以禱告尋求，不急著凡事非立刻按照我的想法去執行——我發覺將一切結果交給神掌權，最終受益的不但是孩子，更是自己。

照顧肯納寶貝的歲月裡，我體悟人的一生中都在尋找被「肯定·接納」，也就是被「愛」的感受，為此我對「肯納」下了一個新註解：不僅身心障礙者需要被「肯納」，體魄強健的人同樣需要被「肯納」，你我都是需要被肯定和接納的「肯·納」兒。

期盼人人都能敞開胸懷、真心接受所有身心障礙者，明白他們的需要與我們並無不同，當那一天來臨時，相信「自閉症」必將從我們中間離開，台灣這片土地必定會成為一個美好的「肯納新世界」！